

东方明 著

轻松明快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悬念迭起一环紧扣一环

# 都市隐形人



125/412

# 都市隱形人

東方明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43292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5465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隐形人/东方明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8

ISBN 7-5059-4115-1

I. 都… II. 东…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369 号

书 名	都市隐形人
作 者	东方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永隆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115-1/I·3205
定 价	1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目 录

### 第 1 章

/ 11

英国旅客在赴浦东国际机场的途中,突然大叫“停车”——他那枚价值 6400 美元的钻戒不翼而飞! ……这个漂亮得令人炫目的少妇吐露出一条令警方大吃一惊的线索: APEC 会议在上海举行期间,有一个绰号“鬻毛”的皮条客将向一支来沪的外国旅游团提供卖淫女……

### 第 2 章

/ 29

一本教养所的“美女日记”令刑警大开眼界……侦查触角伸向一个外界鲜为人知的单位……名牌高校的女研究生贪财心切,竟然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

### 第 3 章

/ 54

名校研究生突然发现刚才趴在她身上的这个“外国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混血儿”上海人时,禁不住痛哭不已……女劳教学员叫板男刑警,以为必操胜券,哪知刑警袖中另有乾坤……

### 第 4 章

/ 79

警方接到一个密电,情况紧急! ……上海多家涉外饭店里外都密布警探……国际饭店门口,一个鬻发男子刚对着手

## 「 2 ·都市隐形人」

机叫出了一声“我是‘鬻毛’”，几个刑警就向他飞扑而去……

## 「 第 5 章」

／101

一个在多部影视片中露过芳容的姑娘，心甘情愿地投进了皮条客的怀抱……混血儿李谋华绝对没有想到：嫖娼竟然嫖到了一个变性人！……

## 「 第 6 章」

／126

警方张网捕鱼，原以为万无一失，不料竟然……黑吃黑，皮条客逃过了警方的缉拿，却落到了水产个体户手中……大都市的宾馆里，上演了一幕私设公堂的秘剧……

## 「 第 7 章」

／148

警方再次张网，神秘人再次脱钩……目标大摇大摆步入宾馆，突然受惊，窜入电梯……刑警现场指挥下令：立刻封锁所有通道！……

## 「 第 8 章」

／174

令人啧啧称奇的事实发生了：神秘人竟然像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突然失去了踪影！……侦查触角伸往江苏，另一条线索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 「 第 9 章」

／194

女研究生在向洋嫖客卖淫时，被候个正着，当场抓获……女演员发现自己被强奸后，在墙壁上用酱油写下了

“我必报复”四字……

## 第 10 章

/217

夜深人静之时,台商上海妻子用锋利的刀子割开了自己的静脉……皮条客接到海外急电:必须提供五名卖淫女!……

## 第 11 章

/237

洋皮条客大卫不顾情势紧迫,坚持让明景东物色卖淫女……皮条客仓皇逃遁中,终于露出了神秘隐形人的本来面目……

## 第 12 章

/258

新一轮侦查落空,刑警一筹莫展……一张“杏花楼”月饼券,成为打开谜宫的钥匙,神秘人终于落入了法网……

## 第1章

英国旅客在赴浦东国际机场的途中,突然大叫“停车”——他那枚价值6400美元的钻戒不翼而飞!……这个漂亮得令人炫目的少妇吐露出一条令警方大吃一惊的线索: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期间,有一个绰号“鬻毛”的皮条客将向一支来沪的外国旅游团提供卖淫女……

2001年9月23日,上海。

一辆紫红色桑塔纳出租汽车驶上杨浦大桥。车内,坐着一个金头发的外国男子,四十来岁,身高架大,脸上长着几个淡红色的小痘痘,那个高高的、顶尖部位像是融了些许红蜡烛油的酒糟鼻头上,架着一副大大的墨镜。

这个男子,名叫格瑞,英国人,是伦敦一家与全世界134个国家有着贸易关系的商务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格瑞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一所著名的高校留过学,毕业后长期担任该公司对华贸易华东地区的市场考察员,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还能以上海话与人交谈,又熟悉中国的许多风情习俗,算得上一个“中国通”。

出租车开到杨浦大桥中间时,一直没有开过口的格瑞用上海话对出租车驾驶员说:“下桥,从龙东路走,这样比从外环线走

要近一些。”

驾驶员没想到这个外国人竟然会说如此流利的上海话，不禁转眼瞥了对方一下，寻思自己开了近十年车，拉过的外国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其中最会说汉语的也不过及得上《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大队长的一半，眼前这个洋主儿倒真是绝了！尽管他当时还没吃早饭，肚子颇有些饿了，但还是抑制不住那份好奇心跟对方聊开了。没说得几句，车子已经拐上了龙东路。这是一条在浦西很难找得到的笔直马路，路面既平坦，车辆又少，驾驶员禁不住手脚发痒地加速了。

格瑞马上发出警告：“小心！这条路上常有雷达测速的警察！”

驾驶员基本上一直在浦西出车的，一年中难得来几趟浦东，闻听此言，寻思这位洋先生到浦东的趟数远在他这个开出租汽车的之上，不由得心里一动：这一定是个洋人中的“老上海”了，他在上海的外国朋友不用说必定多得很，何不跟他拉拉关系，有机会请他介绍我到外国驻沪机构去开专车。驾驶员想着，顿时兴奋起来，减了速度刚要开口时，格瑞突然惊叫一声：

“哎呀！不好！”

驾驶员吓了个激灵，定定神问道：“先生，什么事？”

格瑞一边以右手捏着左手的无名指，一边用命令式的口吻道：“立刻调头！回宾馆！回宾馆！！”

这种情形，驾驶员以前也碰到过，寻思准是什么东西忘记在宾馆里了。他也就不吭声，把轿车调了个头就往回开。

一路上，格瑞不住地催促：“快！……再快些！”

驾驶员忍不住了：“先生，再快我就要闯穷祸了！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为这点事体又赔钞票又作兴要兜进‘提篮桥’去，你讲犯得着吗？”



格瑞听得一脸茫然：“提——篮——桥？这是一座什么桥？坐落于上海的哪个位置？”

不过，讲归讲，速度倒是又提高了若干。驾驶员还给格瑞提了一个建议：“先生大概是把重要东西忘记在宾馆里了？你用我的手机往宾馆打个电话吧，让他们先找一找？”

格瑞摒弃了这个听上去蛮得体的建议，一边摇头一边说：“你先开过去再说。”

桑塔纳轿车一路疾驶，终于开到了那家宾馆。车未停稳，格瑞就打开车门一跃而下，他的身后，飘下了一张粉红色的百元钞票。直奔大堂，就像外国影视中的杀手行刺似地扑向服务台的值班服务员：“小姐，我的房间，我住的7801房间，打扫过了没有？”

这位小姐其实已经不算小了，已经三十四岁，不过看上去只有二十六七岁，说话声音很好听，使人很自然地要跟百灵鸟联系起来。当时，这只百灵鸟马上知道这位去而复归的英国先生忘记东西了，当即一个电话打到8楼，一问已经打扫过房间了。

格瑞随即像消防队员那样地扑进电梯，上到8楼，服务员已经打开房门等着他了。格瑞就像被掐去了脑袋的苍蝇那样地在房间各处乱转了一阵，脸色变得像青苹果一样难看，嘴里叫嚷着：“我的戒指！我的钻石戒指丢失了！！”

格瑞的这个钻石戒指，据他说十年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购买时的价格是6400美元。当然，对于格瑞先生来说，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这个已经不菲的数字了，因为更重要的是那是他已经过世的母亲给他购买的，具有不能用金钱来估算的感情价值。因此，闻讯而来的宾馆保安部经理郑诚、客房部经理和主管安保的老总谁也没有认为他的举动不像一个英国绅士。

格瑞被请进了保安部经理办公室，宾馆主管安保、消防的老

总亲自给他端上咖啡，同时命令客房部经理、保安部副经理负责去 7801 房间寻找那枚价格昂贵的钻石戒指。那两位督着 8 楼楼面的三位服务员和临时从 7 楼叫上来的两位服务员，把 7801 房间翻了个遍，房内凡是能够搬动的东西包括席梦斯床垫在内，全都搬到了走廊里。可是，并没有发现钻戒。

客房部经理垂头丧气地去保安部经理办公室向主管老总报告：“没有找到。”

郑诚和格瑞几乎同时跳了起来，不过后者长叹了一口气后像是突然挨了一枪似的颓然倒进了沙发里，郑诚没有叹气，当然也没有重新坐下，而是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接触过 7801 房间的人，一律不准擅离宾馆！”又转脸问道：“格瑞先生，您是坐出租车去机场的吗？”

格瑞点头：“是的，开到龙东路时我突然发现戒指不见了，就马上叫司机掉头开了回来。”

郑诚随即抓起电话机送话器，这是打给大堂保安的：“刚才送那位英国客人来的那辆出租汽车还在吗？请他稍等一下。”

保安回答：“那辆车已经开走了，客人的行李卸下来了。”

主管老总以前曾经干过刑警，据说在那一行当里还曾有若干建树，这时他突然开口了，问客房部主任：“房间已经打扫过了？”

“是的。”

“把吸尘器打开，检查一下，看是否在里面。”

客房部经理一个电话让服务员把吸尘器送到了郑诚的办公室，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机器的盖子。两双手先后伸进储存灰尘的口袋，掏摸多时，没有收获。

至此，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谁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那枚价值不菲的钻戒已经不翼而飞了！

飞往何处了？看来只有请公安局来破解这个谜团了。

平心而论，开宾馆、饭店的，不论公家还是私人，谁都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则谁都不希望报往公安局。因为一报就有可能传出去，对于一家涉外宾馆来说，那是要影响生意的。但是，到这当儿，则是谁都不不得不出向公安局报案的选择。

郑诚无可奈何地往公安局打电话报案。

格瑞略一考虑，也往领事馆打了电话。其实这种案件是不必向领事馆打电话的，领事馆也不一定有兴趣过问这种事情。但是，格瑞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有朋友，他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知道中国人讲究的是所谓的“路道”，也许他为了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路道”，于是就当着众人的面往领事馆打了这么一个电话，不过是用英语打的，在场的人中只有客房部经理听得懂。

分局接到电话，把这个差使派给了刑侦支队司振义小组。司振义今年三十四岁，刑警饭吃了十年，却不是警官大学、政法大学科班出身，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生。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在公安局工作的算不上特别稀罕，不过像司振义这样一毕业就进公安局当刑事警察的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

司振义在上海刑事侦查战线上干了十年，侦破过一些案件，有的还登了报纸，上了电视，但平心而论，却没有大的建树。他的模样也不像那些大有建树的刑警那种气吞山河、叱咤风云的样子，1.70米的个头，瘦瘦弱弱，一副眼镜框子遮住了半张脸，穿上便衣，活脱一个在公司混得不大得志的白面书生。

十分钟后，警车载着司振义、彭良飞、陈笛等五名刑警赶到了宾馆。

这十分钟里，宾馆这边比刑警还要紧张，原来那位刑警出身的老总基于原先那种职业性的思维习惯，突然想到那枚戒指会

不会让格瑞在整理行李时混了进去而自己却茫然不知，于是就婉转地作了提醒。那格瑞已经急得六神无主，听啥随啥，连说“*Yes*”，然后就打电话要大堂请行李员把他那个硕大的航空箱搬来。

航空箱刚搬来，主管老总就站起身来，朝其余几位使了个眼色，一行人就起身出门了。此为何故？原来老总虑及外国人讲究隐私权，格瑞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他的私人物品，宾馆这边没有权力对其查看，作兴一不留神窥到了什么不应当看的东西，惹得格瑞不高兴，就成了侵犯隐私权。当然告是没有地方告的，但被曝光出去对宾馆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格瑞把自己的东西检查了一遍，说箱子里并没有那枚戒指。

不过，格瑞的“隐私权”还是没有保得住，因为保安部经理的办公室里装有摄像机探头，众人出去得匆忙，根本没有考虑是否需要关闭，结果就把格瑞检查自己的行李的全过程摄录下来了。这给后来刑警分析案情提供了一条依据。

司振义一行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抵达现场后的第一件事竟是要送格瑞去机场。格瑞买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在伦敦的售票处发售的联程票，他必须乘这趟航班去香港，不能改签，因此他必须赶上这趟班机。而时间已经很紧了，于是就由宾馆老总出面要求刑警用警车送一送。司振义一边点头一边下令：

“陈笛送他！彭良飞，带上你的电脑一起去！”

那两位刑警随即拎了格瑞的箱子就上了警车。警车刚发动，彭良飞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一边录音一边记录，像新闻记者采访要人似的向格瑞了解有关情况。车抵浦东机场，距停止安全检查还有7分钟。两个刑警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一直把格瑞送到了安检口。

陈笛、彭良飞返回宾馆时，司振义三人已经在保安部的配合

下完成了现场勘查和案发情况的初步调查。其实所谓现场勘查不过是一种说法，因为7801房间的东西已经给弄得七零八散了，司振义等人只是看了看，拍了几张照片，没有任何收获。

6400美元案值的盗窃案件算得上是一个蛮大的案子了，又是涉外案件，足尺加三，警方自是重视。分局刑队领导听了司振义打去的电话汇报，当即指示迅即立案，加紧侦查，尽快侦破案件，追回赃物，给外国客人一个满意的结果。

这时已是中午，刑警们就在宾馆对面的一家小饭店买了盒饭作为午餐，三两口划下便在宾馆保安部安排的一个空房间里举行了案情分析会。

彭良飞先汇报了他在警车上向格瑞所了解的情况，然后用宾馆的打印机把在电脑里列出的一份图表打印了五份，每人给了一份。这份图表上排列了有条件接触那枚钻石戒指的所有人的姓名，如下——

刘丽莺(8楼当班服务员)

张英玮(8楼当班服务员)

金 瑛(8楼当班服务员)

XXX(出租车司机)

司振义看了看，说了一句：“还有那个失主格瑞先生哩！”

陈笛说：“也许他自己已经检查过了吧？”

“也许？”司振义皱了皱眉头，随手操起了一旁的电话机送话器，叫通总机让接保安部经理办公室。郑诚说了说情况，司振义的眉头又是一皱，嘀咕道：“说他自己检查过了，不知检查得怎么样？如果有个遗漏，吃苦头的可是我们这班弟兄啰！”

一语提醒了对方，突然想起了自己办公室里的摄像探头，于

是就请司振义去看一看。司振义指指陈笛：“老弟，是你提醒的，一手一脚也就你去吧。”又对着话筒道：“老兄，我们这里正开案情分析会呢，你也过来出出主意吧。”

郑诚很快就过来了，他进门坐定后看了看桌上的图表，微微一笑，掏出香烟散了一圈。

司振义马上盯着他：“老兄好像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有什么良方妙策拿出来吧。”

郑诚笑了：“笑一笑都逃不过你的眼睛，真正厉害！我也说不上良方妙策，只是对这份名单里的这位仁兄有点怀疑——”他的手指在 XXX 三个字母上点戳了两下。

“何以见得？”

“此人是送格瑞去浦东机场的，据说到了浦东龙东路那边格瑞突然发现丢了戒指，就要他开回来。一般说来，接这样一茬生意不容易，他把格瑞送回宾馆后应当等着的，因为格瑞不可能在宾馆待很长时间，他可以把格瑞再送回去。可是，这位仁兄却没有等，而是自顾自开走了，甚至没接一茬哪怕只有起步价的生意。这应该说是反常的。”

郑诚在发表见解的时候，彭良飞的双手十指灵巧地在电脑键盘上按动着，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

三个刑警几乎是同时点头，司振义在他那本已经翻得四角磨损的工作手册上迅速划拉了一笔，留下了一个谁也看不懂的符号。

这时，陈笛进来了，报告道：“从录像看，格瑞确实翻检得很仔细，把箱子的每个角落都翻遍了，没有收获。”

但司振义还是在他那份图表上添上了格瑞的名字，然后在后面打了一个小小的叉叉。一边做一边头也不抬地问道：“这三个 X 的朋友是哪个公司的？‘大众’、‘强生’，还是‘农工商’？”

或者其他什么公司？”

这个，郑诚回答不上来，不过也难不住他，给大门口的值班保安打了一个电话。片刻工夫，一个保安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发票、几张拾元钞票：“这是那个司机留下来的，请我们转交给那个外国乘客。因为那外国乘客是坐警车走的，我们没有发现，这就留下了。”

司振义起身接过发票、钞票，看了看，递给了刑警小周：“这上面有公司、工号，你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郑诚伸过头来看了一下，说：“这家公司我知道，他们老总是我以前的战友。”

“那好，这事就你做吧。”

电话打过去，郑诚嘀嘀咕咕说了一阵，挂断后散了第二圈香烟。“这个司机名叫柳安清，三十八岁，原是沪东运输公司的职工，八年前因参与盗窃公家物资而被送劳动教养两年。”

“哦！有前科？”小周的眼睛里闪出一道光亮。

司振义却没有特别的表情，淡淡地说：“我不管他有没有前科，我要弄清楚的是他为什么没有等候格瑞就离开了？”其实，他心里已经初步否定了柳安清，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此人得到了戒指，一般说来肯定是一走了之，不可能留下发票什么的让别人来调查的。

郑诚说：“我已经请他们老总呼叫过他了，让他马上过来一趟。”

一支烟没抽完，柳安清已经来了。刑警客气地把他请进来，递过香烟，保安部经理给他点火。陈笛跟他说话，开门见山向他“请教”没有等候格瑞的原因。

柳安清神色平静，微笑道：“我不知道要等他到几时，刚好接到公司调度的呼叫，说前面横马路有一茬去青浦的生意，我就开

车走了。”

一番话语把郑诚闹了个目瞪口呆，刑警小周也愣愣地望着柳安清。

柳安清还是那么平静：“要查一下计价器吗？里面有存根的。”

司振义以同样的平静摆摆手道：“没你的事了，麻烦你了，赶紧去做你的生意吧。”

柳安清刚走出门，郑诚就打电话向那家公司的调度员询问，挂断后一声不吭，只是摇头。司振义笑道：“不要摇头，介绍一下这三位小姐的情况吧。”

郑诚还是摇了摇头：“她们的情况，要问客房部、人事部。不过，据我所知，这三个小姑娘应当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想，像我们这种涉外宾馆的服务员，怎么会有问题呢？不瞒你们几位说，我们以前从未发生过任何案件。服务员捡到客人丢落的东西马上交公还给失主的事倒是有好几起，《新民晚报》还表扬过我们。”

“现在这个记录可是给打破了，发生了这样的案子，《新民晚报》再登起来兴趣作兴比登表扬稿还要起劲哩！”

郑诚苦笑不语。随后就打电话叫来了客房部、人事部的两个头头，那二位一介绍，这三个服务员倒真的没有任何疑窦。

刑警吃着这行饭，自然不会轻易认输，随即又分头找服务员、杂务工、保安了解情况，折腾多时，竟然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司振义无法可想，叫过彭良飞：“你的电脑呢，打开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启发思路的东西？”

笔记本电脑打开了，里面的图表、记录什么的司振义已经读过了，只有后来输入的几张彭良飞在浦东机场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还没有看过。那是陈笛送格瑞办理登机手续时，彭良飞顺



便拍的。司振义指着其中一幅格瑞接受安全检查前正在掏出身上的金属物品时的图像，沉思不语。

彭良飞问道：“头儿，有灵感了？”

司振义问：“格瑞通过安检口时，你们都在场？”

“是的，我远些，陈笛近些。”

司振义看看陈笛，指指电脑屏幕：“他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了？”

陈笛点头：“是的。”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格瑞的那枚戒指并不存在？——就是说，他这次来上海时，并没有戴着？”

“可能吗？”

司振义站起来：“我们调看一下大堂的录像。”

保安部密切配合，立刻安排。先查旅客登记资料，电脑显示格瑞是三天前从香港飞来的，一到上海就住进了本宾馆，是下午3点12分办理住宿手续的。于是就看三天前他进宾馆时的那些镜头，起初看不清楚，因为戴戒指的那只手正好是死角。刑警的目光随着格瑞的移动而移动着，到了格瑞站在服务台前向总台服务员出示护照那一刻，司振义大喝一声：“停！”

录像停住了，彭良飞立刻用数码相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输入电脑，把格瑞拿护照的那只手定格，放大。最后，电脑屏幕上只留下两根半手指的截断面，其中一个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

“他没有说谎或者记错，住进宾馆时确实是戴着戒指的。那么离开时呢？”

又是一番折腾，最后取到了格瑞今天上午9时23分离开宾馆时的镜头，定格一看，他那枚戒指已经没有了。

小周点头：“柳安清果真是无辜的。”

郑诚出现在门口：“司探长。”